

地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图

卫斯理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地 图

卫斯理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153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150册

ISBN 7-5059-0320-9/I·197 定价：2.30元

目 录

地 图..... 1

丛林之神..... 199

地 图

地图上的各种颜色，都有它的代表性。蓝色表示河流、湖泊和海洋。蓝色浅，表示水浅，蓝色深，表示水深。绿色表示平原，棕色表示高原或山脉，棕色越深，海拔越高。地图上的白色，则表示这一地区的情况未明，还有待地理学家、探险家的探索。

然而，地图上的金色，代表什么呢？

地图上不会有金色的——有人会那样说。

自然，普通的地图上，是不会有金色的，但是，那一幅地图上有。

我所称的“那一幅地图”，就是探险家罗洛的那一幅。

× × ×

探险家罗洛的丧礼，显得很冷清。

那本也难怪，罗洛是一个性格孤僻得几乎不近人情的怪人，他又是个独身主义者，根本没有亲人，只有几个朋友——那几个朋友都是长期能忍受他那种古怪脾气的人，他的丧礼，也只有那

几个朋友参加。

那天的天气相当冷，又下着霏霏细雨，所以整个丧礼的过程，更显得凄清。

罗洛在心脏病猝发之际，恰好和一位朋友在一起，那位朋友，也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，曾经深入刚果腹地，也与新畿内亚的吃人部落打过交道，曾根据传说，去探索过洪都拉斯丛林中的“象坟”。

罗洛病发的时候，幸亏和他在一起——我是指乐生博士，所以才有人将他送进医院。

而当罗洛进了医院之后，他好像知道自己已经没有生望了，在昏迷之后，略为清醒之际，他说了第一句话：“将我所有朋友找来。”对普通人而言，这是一种很难办得到的事情，但是对罗洛而言，却轻而易举，因为他的朋友，总共只有那么几个人。乐生博士于是分别电告那几个人，最迟到达的是我，但也不过是在罗洛吩咐了那句话之后的二十五分钟。一共是四个人，在罗洛的病榻之前，望着罗洛那苍白的脸，每一个人都感到，生命已渐渐在远离罗洛，他快要死了。

罗洛一声不响地望着我们，看他的样子，他像是根本已不能说话了，他足足望了我们有好几分钟，才又开了口，而他最后的那几句话，和他

一贯的不近人情作风，倒是很吻合的。

他作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古怪的遗嘱。他讲话的时候，相当镇定，他道：“四位，我的丧事，要你们来负责料理了。”

罗洛仅有的四位朋友，和罗洛也不知曾吵过多少次，其中有两个（包括我在内）甚至还和他打过架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尊敬他在探险上的成就，尊敬他对待工作的态度，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。

听到老朋友讲出这种话来，任何人的心中，都不免会有难过感觉的。我先开口，我道：“罗洛，先别说这种话，你会慢慢好起来的！”

这自然是言不由衷的安慰话，因为我早已看出罗洛快要死了。

而罗洛也老实不客气地道：“卫斯理，我真后悔和你这种虚伪小人做朋友，我要死了，我自己知道，你也知道，而你还说这种话！”

我苦笑着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我自然不能和他争论，可是我的心中，也不免有气，我只好道：“好了，你快死了，有什么话，你说吧！”

罗洛喘着气，又道：“我要火葬。”

我们都点着头，火葬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，由死者自己提出来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罗洛继续喘着气，然后又道：“我的所有东西，全部要烧成灰烬，我说所有的东西，是一切，我所住屋子中的一切，全部替我烧掉！”

我们四个人互望着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如何才好。

因为这个“遗嘱”，实在太古怪了！

烧掉他屋子中一切的东西，只有我们这几个老朋友，才知道罗洛的屋子中的东西，是多么地有价值。

罗洛在近两年来，一直在他那间屋子中，整理着他过去三十年来探险所获得的资料，一本划时代的巨著，已经完成了五分之四！

如果我们遵照他的吩咐，将他屋子中的一切全都烧掉的话，那自然也包括这部未完成的巨著的原稿在内！

而我们又都知道，他那本巨著，虽然还未全部完成，可是却一定会对人类历史文明，有极大的影响，那简直是一本人文学、地理学，甚至是文学上的大杰作！

当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之际，罗洛的声音，已变得十分凄厉。

他似乎是在运用他生命之中最后的一分气力，在作凄厉无比的呼叫，他叫道：“你们在犹

豫什么？照我的话去做，答应我！”

他不断喘着气，道：“这是我最后一个要求，将我屋子中的一切全烧掉，在我死后，立即进行，答应我！”

当他在说那几句话的时候，他脸上的神情，可怕到了极点！

那种可怕的狰狞的神色，实在很难用文字形容，我只能说出我当时的感觉。我当时的感觉是，如果我们四个人不照他吩咐去做的話，那么，他死了之后，化为厉鬼，也一定会来找我们算账的。

显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，其余三个人也是一样的。

所以，我们四个人，几乎是同时出声的，我们齐声道：“好，将你屋子中的一切，所有的东西全烧掉！”

罗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这一口气，是他一生之中，呼出的最后一口气，他就在那刹那间，死了。

罗洛虽然已经死了，可是他仍然瞪大着眼，仍然像是在望着我们，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会照他的遗言去做。

被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那样瞪眼望着，自然

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所以我轻抚着他的眼皮，使他的双眼合拢，然后，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！”

其他三位都难过地摇着头，默不作声。

罗洛的死，只不过是这件事的开始，这件事以后的发展，是当时在场的几个人，谁也料不到的，而又和在场的四个人，有极大的关系。

所以，我应该将罗洛临死之际，在他病床前的四个人，作一个简单的介绍。

那四个人是：

（一）乐生博士，大探险家，世界上几家大学的高级顾问。别的探险家最感头痛的是探险的经费，但他不必为此担心，有好几个大规模的科学基金机构，随便乐生博士提出什么条件来，都可以接受。乐生博士五十岁，身高粗壮如牛，学识渊博如海。

（二）唐月海先生，人类学家，他的专题研究是亚洲人在地球上的迁移过程。他的一篇美洲人由北向南移的论文，被视作权威著作，四十九岁，潇洒、随和、爱好装饰，看来像个花花公子。

（三）阮耀先生，收藏家，四十二岁。这位先生是一个怪人，收藏一切东西、从玻璃瓶到珠

宝，从矿石标本到邮票，凡是一样东西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，全在他收藏的范围之内。他享受了一笔丰盛到他这一生无论怎么花也花不完的遗产之后，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收藏家。他住的地方我们称之为“方舟”，因为就像是诺亚方舟一样，几乎什么都有，而他自己，则为他的住所定名为“芥子居”。那是取“须弥纳于芥子”之意，意思就是他的屋子中，须弥世界中所有的一切，他全有。

（四）我，卫斯理，似乎最不值得介绍了，表面上是一间分入口公司的经理，实际上无所是事，对一切古怪的事情全有兴趣，并且有写作兴趣，如此而已。

我们四个人，在眼看着罗洛的灵灰，装在一只瓷瓶之中，瓷瓶又被放进一只精致的盒子，盒子再被埋进土中之后，各自又在石碑前站了好一会。

四个人之中，乐生博士最先开口，他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该遵照罗洛的吩咐，去处理他的遗物了！”

乐生博士在那样说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出，他的真正意思，实在是在向我们探询，是不是要真的照罗洛的吩咐去做。

事实上，罗洛已经死了，就算我们完全违反他的意思，他也无从反对的，他不能像生前那样，用最刻毒的话来对我们咆哮，也不能像生前那样，用他的拳头，在我们的脸前晃着。

可是，罗洛毕竟才死不久，在他未死之前，我们都曾亲口答应了他的，而最主要的是，他临死之前的那种狞厉的神情，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之中，印象犹新，没有人敢在想起他那种神情之后，再敢不照他的话去做的。

是以，我们一起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！”

我们一起离开了坟场，登上了阮耀的车子。

汽车也是同一类东西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物体，因此也是阮耀的收集目标之一，这一天，他开来的是一辆罗洛出生那年出厂的老爷车，这种车子的价值，讲出来实在骇人。

而当我们四个人穿着丧服，乘坐着那样的一辆老爷车，到罗洛家中的时候，沿途看到我们的人，都以为我们是在拍一部古装片。

罗洛住在郊外，是一幢很不错的平房，罗洛将原来的格式改变了一下，成为一间很大的工作室，和一间很小的卧室。

原来的花园，罗洛全铺上了水泥，变成了一大片光秃秃的平地，看来实在不顺眼，但这时，

对我们的焚毁工作，倒多少有点帮助。

我们四个人到了罗洛的家中，先用砖头，在水泥地上，围成了一个圆圈，然后，将椅子、桌子等易燃的东西，先取出来，堆在那个圆圈的中心，然后由我生起了火，火舌一下子就冒得十几呎高。

烈火一直在砖圈内烧着，我们不断将东西从屋中搬出来，搬进火堆之中。

我们四个人，在事先并没有经过任何商量，但这时，我们却不约而同地，先将无关紧要的东西往火堆中抛，例如衣橱、床、椅子、厨房中的东西，等等。

一小时之后，我们开始焚烧罗洛的藏书，整个书柜搬出来，推进火圈之中，烧着了的书，发出“拍拍”的声响，纸灰随着火焰，升向半空，在半空中打着转，随风飞舞着。

罗洛的藏书十分多，足足烧了两小时，砖圈之中，已经积下了厚厚的灰烬，屋子中的一切，几乎全烧完了，剩下来的，只是罗洛工作室中一张巨大的书桌，和另一个文件橱。

我们都知道，在桌子和文件橱中，全是罗洛三十年探险工作获得的原始资料，和他那部巨著的原稿，我们四个人一起聚集在已显得很空洞的

工作室中，又是乐生博士最先开口。

或许因为乐生博士也是探险家的缘故，因而他也最知道罗洛那一批遗物的价值。

他一只手按住了桌子的一角，道：“怎么办？”

我们三个人，沉默了好一会，阮耀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赞成根本不要打开抽屉，整张桌子抬出去烧掉，那么，大家心里都不会难过。”

阮耀的提议，唐月海立时表示同意，我也点了点头，乐生博士长叹了一声。

我们四个人合力，将那张大桌子抬了出去，推近火堆，那张桌子实在太大了，大得比我们先前堆好的砖圈还要大得多。

而且，以我们四人的力量，也是无法将桌子抬起来，抛推火堆去的。

是以，我们只是将桌子推近砖圈，将砖圈碰倒了一小半，烧红的炭、灰，一起倾泻下来，火舌立时舐着了桌子，不一会，整张桌子都烧了起来。

我们看了一会，又合力推出了那只文件橱，采取的仍然是同样的方法，根本不打开橱门来。

我们将那只文件橱推到了外面，用力一推，文件橱向正炽烈燃烧着的桌子，“轰”然倒了下

去。

世界上的事情，真是微妙不过，一点点的差异，可以使以后的事，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。

这时候，我们将那只文件橱，推向燃烧着的桌子，在推倒文件橱的时候，我们完全未曾想到，应该橱面向下，还是橱背向下，而橱只有两面，在倒下去的时候，不是面向下，就是背向下，那是五十五十的机会。

如果那时，是橱面向下，压向燃烧着的桌子的话，那么，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。

可是，橱在倒下去的时候，却是橱面向天！

在“轰”地一下，橱倒下去的时候，烈火几乎立时烧着了橱角，但是也就在这时候，由于震动，橱门却被震得打了开来。

四周围全是火，热空气是上升的，橱门一被震开，就有一大批纸张，一起飞了出来。

我们四个人，一起抢拾着自橱门中飞出来的纸张，而且，不约而同，手中抓着的，不论是什么纸，都看也不看，团成一团，就向火中抛。

也就在这时候，阮耀忽然道：“地图上的金色，代表什么？”

乐生博士顺口答道：“地图上不会有金色的！”